

一刀能割出多少爱



卓左右◎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Y I D A O N E N G G E C H U D U O S H A O A I

法医的罗曼蒂克岁月





一刀能割出多少爱

YIDAO NENG GE CHU DUO SHAO AI

卓左右◎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刀能割出多少爱 / 卓左右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1

ISBN 7-80206-202-0

I.一... II.卓...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3973 号

书 名: 一刀能割出多少爱

著 者: 卓左右

责任编辑: 徐 晓 高 迟

文字编辑: 程军川

封面设计: 大象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 何 月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总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06-202-0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卓左右 当初取这名是希望能够卓尔不群，踏入社会则左右逢源，万没想到却在真实生活里左右碰壁。他起始专为自己喜欢的人写作，不料一发不可收拾，成为文坛上横空出世的一匹搞笑黑马。其作《一刀能割出多少爱》《向作文开炮，不许放空枪》等皆以深厚生活阅历为底蕴，语言风趣，让人爆笑之后留有深思。

责任编辑：徐晓 高迟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工作室**

010-84803033 廖婷婷

小说背景起始于一所医学院。英俊潇洒不让潘安的落拓处男卓左右22年未近女色，于心急火燎中陡然发飙，岂不知家境不凡的清纯小女生宁一早已悄悄注意上他了。解剖室里的猝然邂逅，一个是拔刀相“助”，一个是金屋藏“娇”，均暗暗种下情愫，远胜过山盟海誓。然而被贸然阉割的尸体又引发出连环命案的谜局，阴差阳错中，卓左右牵涉其中，又被卷入更深的情感纠纷……案中案，情中情，离奇情节，鲜言辣语，既有快意的爆笑，也有缠绵的泪水。

“爱除了自身之外什么也不给，爱除了自身之外什么也不取。”（纪伯伦语）卓左右是一位情歌者，然而连他也搞不清自己真爱究竟在哪里。璀璨的迷途，繁簇的往事。



一刀能割出多少爱

第一章	1
为什么对男尸动私刑后果很严重	
第二章	10
你移民之后再考虑保持沉默吧	
第三章	22
全世界的钟表都锈掉了	
第四章	31
幸运的倒霉蛋	
第五章	38
越来越像电视剧了	
第六章	55
你家院里有池塘吗	
第七章	72
我的初恋给了谁	
第八章	84
她的名字取得真是暴殄天物	
第九章	98
你的性格决定谁的命运	

目 Contents 录



第十章	125
短暂的幸福接力和长久的疼痛	
第十一章	146
男人的脆弱像蝴蝶	
第十二章	154
命运中的无奈交错	
第十三章	167
西晒烤得人心慌	
第十四章	185
欲望在躯体里冲撞找寻出口	
第十五章	195
虚拟人生又一次终结	
第十六章	208
走得急的风它撞不响钟	
第十七章	222
果子熟了自已会不会掉下来	
第十八章	236
刀起刀落情未央	

*

*

目 Contents 录





第一章

Chapters |

为什么对男尸动私刑后果很严重

老等气喘吁吁地撞进0513宿舍，冲我们4个哥们大声嚷嚷：“我们终于有尸体了。”接着他一头就扎在乱糟糟的铺位上，仿佛兴奋过度休克过去一般。

“公的，母的？”王朗晴腆着布满粉刺的通红的脸，暧昧地问道。

我万分看不惯他的猴急相，忙拦截他的话头说：“老等大哥，你别吊哥儿几个胃口啊，到底你怎么知道的？是男尸还是女尸？”

“你们几个烂人，以为是杀猪啊，还分什么公母？告诉你们，我就看见从救护车上抬下一具全须全尾的人来，套着塑料袋，别的没看清。”

“这不是急、急、急死……阿舅人吗？我跟老四去打……啊……探……啊打探。”结结巴巴的叶胡拉着伍浩云穿着拖鞋踢里趿拉地下楼去了。

医学院这几年尸源吃紧，难怪我们临床医学专业泌尿系的哥儿

几个这么兴奋！大四读完该上解剖课了，其实按教学计划安排第一学年就该上解剖课，可是没有尸体谁也没咒念，只好拖到了现在，然后就该开始长达一年的实习生涯了。

这时楼下来喊叫声：“卓左右，完了完了，是个……是个阿舅……公的。”

我一听又是叶胡那踩了鸡脖子的沙哑嗓音，从窗户探出头去气急败坏地骂道：“我本来就是个公的，还他妈的是个处男，用得着你们这么向全校公布？！”

“你处男你还、还、还那么大声，不嫌给我们丢、丢、丢那……阿舅人，我是说那个尸体是个男的。”叶胡蹦不出字来，一着急就得用“阿舅”缓冲。这回他还用手把嘴拢起来，做消音器使用，好像我这个处男真的十分给他丢人。

嗨，什么世道？什么地界？这医学院什么都好，就是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处男！仿佛大家都是见多识广的老兵油子，身经百战，其实也就是当了3年炊事员，从没打过靶。他们还愿意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亲爹亲娘。有人窝囊炊事员，开玩笑说他们的任务就是戴绿帽子、看别人打炮、还得背黑锅。我觉得说得也不太厚道。没看过肥猪肉还没看过肥猪走，我也是在全裸挂图和模型中熏陶了4年，何况还有毛片在我的笔记本电脑里蠢蠢欲动呐。

卓左右就是处男我，至今22岁了，还号称守身如玉，那纯粹是一种蹩脚的形容，其实详细理论起来顶多算是个“副处”——因为我和很多女影星神交已久了。老爸老妈给我取名是希望我卓尔不群、出人头地，踏入社会能左右逢源，并没想让我左右开弓自己探索荷尔蒙的出路。

还真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爱情的快乐不能建立在别人给予的基础上；每天独自与自己偷欢，性其实也就索然无味了。因此，我对上半身所谓的精神恋爱更重视，所以就十分地挑剔，看上的女人就不多。发傻、发嗲的都不在我追逐的目标群体中，气质



是我恋爱的首选。一见钟情的恋爱没有到来前，性的问题目前暂时我还可以自己解决。

说心里话，我听到即将解剖的是个男尸，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儿怅然若失；我也想看看女性那神秘的三角地到底是怎么构造的，毕竟教室里的人体大挂图不能解决所有的认知问题。

老等提议我们哥儿几个晚上到校门前的朝鲜族狗肉小馆里去喝两盅，顺便给我们讲讲性生活常识，再用酒精缓解一下体内的骚动。

老等大哥绝对是个泡妞的高手。他在游荡各家医院卖血的行动中，不费吹灰之力就谈上了个“血淋淋”的恋爱。满身都流满了O型血的老等一入学就弄懂了一个医学常识——人的造血功能无比强大，像口蕴藏丰富的油井，而这能支撑他5年的学费。可喜可贺，他那吃低保的下岗老妈总算在肉体上给了他儿子受高等教育的基本保障。当年，老等拿着第一次卖血的200块钱，兴奋地扔在我们面前，大声地说：“操，我不是女生就不能卖了？走，我请大家去喝酒。”可哥儿几个谁都没有动地方，心里都乱七八糟的，感慨良多。我张开大嘴恶毒地骂道：“老天你还有眼吗？我问候您的亲妈！”

解剖课的前夜，老等在酒桌上又吹起了他的血攻美女战术：“刚开始卖血那会儿，真他妈是个雏，还得受血头的盘剥。后来我买了个二手的摩托罗拉，印了自己的名片，再搭配一枝玫瑰花，专往手术室的漂亮护士们手里递。那些妹妹看了咱医学院的学生证后，都用了怜爱的眼神看我——我心说自己的学费有着落了。你们说，我是不是很聪明？”

“你说说，那些护士小姐们怎么就能看上个卖血的穷光蛋呐？想不通！她们的视力肯定有问题。”王朗晴边往嘴里扔花生边嘟囔着，还一边斜眼看着给我们上菜的穿鲜艳民族长裙服饰的朝鲜族女服务生。他是个韩剧迷，对跟朝鲜半岛有关系的都有浓厚的兴趣。

“你脑汁进水了！要不是秦红她爸出了车祸，她能打我的电话？我的爱情是1000cc通红通红的鲜血换来的，在生命和鲜血面前，她

们的视力十分好。”老等就是个正视现实的家伙，没有任何浪漫。

市医院护士秦红的爸爸是个开出租车的司机，接了一个晚上跑郊区的活儿，结果被3个中学生样的半大小子用铁棍打暴了头，抢去了300块现金。半夜里颅骨塌陷的秦师傅被人送到市医院的时候，就剩下半条命了。当晚正好赶上了医院血库里闹血荒，接了秦红电话打车赶去的老等英雄式地分两次献了1000cc血，硬是把秦红她爸从濒死的状态给拉了回来。结果，头晕目眩在寝室里躺了一个礼拜的老等，感动了早年丧母的小护士——他被秦红请回了家，并且过上了“穷帮穷”的同居生活。

自从老等“英雄救了美人父”，秦红就再也没让他卖过血，还出钱帮他考了个驾驶证。老等现在和未来的岳父正轮流驾驶着那辆富康车，星期礼拜的，或是下午没课和晚上没事的时候，就靠里程表蹦字换人民币，日子有些富康的意思了。老等本名其实叫黄铁柱，可他老开着出租车在市医院门前等着下夜班的秦红，就被那帮一块搭车的小护士起了个雅号叫“老等”。可她们哪里知道黄铁柱同学才刚刚25岁？生活让他早熟，生活也让他显老，他卖血的历史渐渐被大家遗忘了。

林襟怀是我们的解剖课教授，他的外号叫“开怀”。林教授并不爱开怀大笑，而是他用手术刀切开尸体的速度极快，扒开腹腔就像打开胸前的衣服拉链一样。他有一双骨节突出但是十分白皙的手，让你猜100次你99次都会说他是钢琴家，因为他的手老是在敲击面前的任何东西。林教授的眼睛有点像天葬台上的秃鹫，常常盯着人的前胸看，好像是掂量在哪儿进刀，连校长都轻易不敢招惹他，知道他心狠手辣。2004年林教授总共出现在校长办公室2次：一次他由副教授转为正教授，还有一次是他把住房从60平米换成了180平米的。

下午2点，校园里日头晒得心里暖洋洋的，我们哥儿几个穿过



图书馆，到了临床实验教学楼。这栋侧面外墙上爬满常青藤的老建筑，又叫鸽子楼。因为它是日本入侵华时建的军用医院，深灰的正面墙上隐约能看见装饰着密密麻麻的白鸽子，不知道是用什么建筑材料弄出来的，我猜可能是白水泥和石灰之类的。

这栋楼年头太久了，有一种阴森的感觉，平时没有哪个女生敢独自到楼前来，就是热恋中的鸳鸯也不敢在这楼前的树下亲热。学院老想拆了重建，可文物部门不同意，说这是本市为数不多的超过80年的建筑，还记载了一段屈辱的历史。

进到位于地下的解剖教室，浓烈又有些好闻的福尔马林的气味中浮现出5个漂亮的妹妹，意外的惊喜有点让人不知所措。当然她们绝不是供我们解剖的——就是她们咽气了躺在面前，谁能下去手啊！

林教授说：“今天你们和大三内科的5位女同学一起上课，希望你们能拿出老大哥的样子，帮助女同学完成好课时内的作业。尸体稀缺，望你们珍惜。”

换完白大褂，在点名的时候，我对面前的5个妹妹扫瞄了一遍。白大褂我觉得用于选美最合理：一来隐藏了女性的曲线，避免男评委春心萌动，偏打了高分；二来对比强烈，有了白棉布的参照，皮肤是否细腻白嫩一目了然。

这一看不要紧，真有4位妹妹没能逃过我这法眼，因为我是每天对着墙上关之琳的电影海报睡觉的，她们的缺点真是历历在目，无处可逃；可我心中暗喜的是，那个叫宁一的小妹妹我好像在哪里见过，图书馆、食堂……还是晚会上，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一时被花心弄得眼花了。

这个叫宁一的小丫头片子也盯着我看，看就算了，还对我笑了一下，仿佛跟我很熟悉。听说学院去年派志愿者到乡下宣传优生优育，其中有人考问农民为什么不能近亲结婚？那老乡说：太熟，不好意思下手。我都念完孤孤单单的大四了，不管了，熟人也得下手！

因为她正是我所垂涎的目标，我要珍惜有限的课时——你说怎么早没发现医学院里还有此等鲜花，我这坨牛粪早就憋成粪堆了！

5对4的遴选比例，我相中了只是一个，还算对得起弟兄们。

林教授的话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他说：“你们真幸运，这具尸体是刚从刑场上拉回来的家属弃尸，家属可能被伤透了心，就把他让给民政部门随意处理了。要不是我跟市里民政局的梁科长关系好，你们毕业前能不能上这次解剖课还是个问题呢！以后要是再没有尸源，解剖课只能看录像和挂图了，我已经向校委会打报告申请经费了，准备到大连去买几具德国技术的注塑真人标本，以备不时之需——可那标本也太贵了，批不批钱还不知道呐！大家先列队向他默哀3分钟，感谢他为医学事业做出的贡献。”

我刚想说话，老等就抢先问道：“他犯的什么罪？”

林教授白愣了他一眼：“强奸杀人，怎么了？”

老等不管不顾地说：“那他妈的还给他鞠什么鸟躬！”

林教授目中无人地说：“葫芦是葫芦，冬瓜是冬瓜——他犯罪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现在我们是在对他无可替代的剩余价值鞠躬。如果你们有一天身后也捐献遗体，你就是杀了10个人我也叫学生给你鞠躬。”

在我们别别扭扭坚持了3分钟静默后，林教授揭开了盖在尸体上的白布单。几个小学妹看见全裸的男尸，马上就把脸扭了过去，场面顿时有些尴尬。

林教授让大家都拿起手术刀，准备分头行动。

看见停尸床上很健壮的男人，尤其是看见拿那两腿间耷拉的丑陋的祸根，我心里骂道：你他妈的，奸淫就算了，还夺人性命，看我待会儿怎么处理你！

林教授说：“按照教材上的程序，你们要从消毒备皮做起，开始吧。”

几个女生听说还要刮毛备皮，立即脸红得跟什么似的。尤其是



宁一，手里拿着个刮胡刀颤颤巍巍地不敢下手，脸上露出十分厌恶的抽搐。我早就因为给个强奸杀人犯鞠躬憋了一肚子的气，此时眼见着我刚发现的美女要去碰那恶心的玩意儿，立刻就有了杀人的冲动！

我上前推开床边的宁一，手起刀落，用了打乒乓练出的一个漂亮的抽杀，就见那两腿之间的东东飞了起来，直往墙角那一堆我们脱下的鞋中飞了过去，消失在暗影里……

我的举动让林教授有些发呆，他20多年的教学生涯也大概是头一回碰到这等意外情况。整理了情绪后，他气哼哼地指着我刚想发火，突然响起了电话铃声。

林教授掀开白大褂从裤袋里掏出手机接听，只见他边点头边回答：“是，是，是……”然后关上电话说：“看你干的好事，你去把那东西找回来。女生赶快把白床单换了，再用酒精脱脂棉擦去尸身上的血迹……”

话音未落，就听楼道里传来噤哩啪啦的脚步声，还夹杂着女人的哀嚎——一群人涌了进来。一个30岁左右披头散发的女人扑在尸体上大哭起来，突然她举起了双手，看见上面沾上的血迹，立即就昏倒在床边了。其实人死后没多少血流出来，就是些残留的血污。

这时有个带棒球帽的小伙子挤进尸体旁边，看了看尸体的两腿，然后大叫道：“你们哪个王八蛋干的？敢把我哥的小便给割了，我看你们是活腻了！”接着就向林教授扑了过去。

我看林教授要挨打，赶快上去揪住那个家伙的袖子，大声说：“是我干的，你冲我来！”那个棒球帽上来就给我来了个冲天眼儿炮，打得我眼前金花四溅，一屁股坐在了水泥地上。这时老等他们哥仨都上来拉着这个左蹦右跳的家伙。

林教授把我护在身后，他挥起手术刀说：“谁再打人，别怪我不客气！我是老师，你们有什么话跟我说。”

我在恍惚中觉得有一双小手拉起我的手：“快跑！”我就像踩

了电门一样跳起来，跟着她挤出人群，飞也似的跑上楼梯，直奔教学楼外跑去。

跑到了女生宿舍区，我才发现自己没有穿鞋，拉着我的女生也是只穿了一双丝袜。

在弯腰喘了半天后，前面的女生说：“快松开我的手，疼死我了。”我一看原来是宁一。只见她满脸通红，胸脯在急速地起伏，我不觉有些呆了。她看出了我不怀好意的眼神，剐了我一眼说：“赶快进宿舍，上我们屋里躲躲。”

只见宁一到楼口的值班室跟一个50多岁的阿姨说了几句什么，还指了指我，然后向坐在门前水泥台阶上揉脚的我招手。

进楼门时，那个阿姨看了看我乌青的左眼，二话没说就放我上楼了。

坐在宁一她们0402寝室里的椅子上，我一边喘气平息超速的心跳，一边演电影般地回顾了一下今天的奇遇。

我卓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流年有大戏，绝对是悲喜交加。先是发现了一个心动的妹妹，然后鬼使神差地用手术刀给男尸去了根儿，接下来又挨了一冲天眼儿炮，又被漂亮美眉拉起手一起亡命奔跑。最让我想不到的是竟打入铜墙铁壁般的女生宿舍楼，我要是出去炫耀，恐怕全院的猛男都会要我的命！我暗中下决心不能传出风声去，否则我在医学院的处境比本·拉登还危险。

宁一正蹲着用棉签给我脚上的伤口涂抹红汞药水，她的头发乌黑柔顺垂在我裸露的小腿上，弄得我心里像有根羽毛轻轻拂过，人有些失重后飘在太空的感觉。尤其她那后脖颈处白白的萌着细绒毛的发际线，让我忍不住想去触摸，可又不敢下手。这可能就是那些观鸟一族常有的心理状态吧，生怕太靠近了，那美丽的精灵会被惊飞了。暗想这小妞既美丽好像又会给我带来危险……不管了，我一定要把她追到手，告别处男时代，不管将来还会有什么麻烦；再说了，她能把我带出危险也说不定。



麻烦和危险说来就来，洗完脚处理完伤口，她扔给我一双拖鞋，我和宁一俩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介绍自己的时候，天渐渐地黑了。

我知道肯定不能留在这女儿国里过夜，就站起来想走。

宁一说：“我先去给你打饭，你先哪儿都别去，等林教授打来电话时弄明白事情经过你再走。听话。”她微微一笑就走出房门了。

我心里一阵阵地有些发颤，毕竟没经历过被漂亮女孩无微不至的命令。就在我带着窥视的心理环顾着弥漫淡淡香气的女寝时，这当口传来了敲门声。

我打开门，见3个警察站在门前，其中一个年龄较大的问道：“你是卓左右吗？”

我不知所措地点点头。他又说：“你跟我走一趟吧。”

我有些吓麻木了，心说我今天可真是冰火两重天：一会儿是美女拉着我逃跑，一会就是警察要带我走——真是割了个鸡巴，净摊上鸡巴事了。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这是我摊上麻烦的开始。

第二章
Chapters 2
你移民之后再考虑保持沉默吧

晚7点，我被亮着警灯的三菱帕杰罗警车拉着，往松花江对岸驶去，沿途看着城市里的点点灯火依次亮起来，钢索斜拉大桥畔的高尚住宅小区“品江华庭”在我眼里一闪而过。望着超高层住宅里人家那昏黄朦胧的窗口，我的眼睛顿时也朦胧了起来。刚考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看好了这片亲水的江景豪宅，我发誓毕业后努力赚钱自己买下一套，然后把在另一个干旱城市里的父母接过来颐养天年，当然还得娶一个爱我的水灵小女子，帮我度过干旱的青春时光，一起研究切磋怎么造好下一代。现在倒好，没等毕业挣钱就因为割了一个死人的烂玩意儿就进了局子，我十分沮丧又十分害怕，夹在两个警察中间坐在车后座上，隐隐地感觉有了强烈的尿意。望着万家灯火，我好想家，我好想我妈，我好想上厕所。

“报告警官大人，我想方便一下。”眼瞧着车就要过江桥了，我迫不及待地恳求着。坐在前排那个年龄在45岁左右的老警察点点